

一棵树的心思

彭发灿

那些离了故土又上了年纪的人，对故山故水故国的念想，大概是与年岁俱增的。他们总能找到合适的正当的由头，到曾经生养过自己的土地上去走走看看，甚或修葺老宅旧院，于庭前屋后，还要种些花草树木。尽管他们一年到头，都不一定在那儿正经住上一宿。

年逾古稀的岳父母，就特别念旧。近些年，往返故乡越见频繁了。去岁春天，他们才于乡下园子里种了批桂树苗，现在又准备种些大点的花木，提前一星期已经动员过我们。

12月15日，已经临近己亥岁末，冬月午后的天气，一如连日来的晴暖，我和内弟陪老爷子他们到乡下老宅种树。树坑已提前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挖好，待种的树是弟媳从苗圃买来，海棠、红枫、紫薇三类各五棵，树龄都在六七年以上，价格不菲。由于树根都是带泥的，即便内弟事先已修剪过枝桠，每棵分量也有百来斤，因此卸车时多亏亲邻相帮，总算顺利。

按我的思路，三类树分列三行，整齐划一，以期他年能收景观之效。栽种过程中，老爷子显得有些兴奋，虽退休十多年，却不失劳动人民本色。他刨草开浚，挥锄培土，定苗浇水，动作娴熟之外，还时不时要指导我们“作业”。早

年我们也是踩着乡村泥土进城的，到底少了许多农事历练，“工程”未过半，竟累得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动了几次歇息的念头，最后还是打住。想想自己本是农家子弟出身，偶尔到泥土上动动筋骨，应该竭尽全力，也不至丢父辈的脸吧。大家一鼓作气，终于在夕阳的余晖归隐山林之际，大功告成。

望着排列整齐的这十几棵树，二老眼中满是慈爱与喜悦。于他们而言，整个下午的忙活，与其说是在故园的泥土里种树，不如说是在老人心里种下了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与惦念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树木长势的好坏，花叶繁茂与否，关于一棵树的一切心思，终将成为二老探望故里又一合理的原因。期待今天种下的树，在来年春风化雨，叶绿花开，可以慰藉老人心中日渐浓烈的乡愁。如此来看，我们半天辛劳的意义，也不只是打造一座花园那样的简单。

一棵树，抑或一株花，会不会被移栽，或者被移栽到哪，都不是它们可以选择的。正如今天种下的十几棵树，都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浙江，根本无法拒绝被我们种在故乡的院落。但是，它们清晰地认识到，脚下的土地，无论贫瘠或肥沃，都应将根深扎大地，努力生长。

因为，一株花，也有对一座花园的向往，一棵树，也有对一片森林的追求！

父亲的影响

龙建雄

人生角色的转换，是一场十分有趣充满着奇妙的心历旅行，有生命间的延续，有精神间的传递，无时不刻让你感受到生命意义的非凡之处。我做女儿的父亲才13年，一路走来有艰辛有迷茫，更多是有甜蜜，我小心翼翼呵护着她，力争当好女儿“上辈子情人”的角色。父亲做我的父亲42年，他留给我除了日渐老去的高大形象之外，埋藏在心底的更多是威严，他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一样，让我想征服却又崇拜不已。

我打小开始，父亲就对我十分严厉。小孩被父亲责骂两句很正常，父亲舍不得打我，但他关键时候出手，那就让你一辈子都难忘。记得是我八九岁的样子，那年那月那夜皓月当空，月光普照之下的苍穹带有一丝丝寒意，村子里白茫茫一片，大地仿佛穿着一层薄薄的轻纱。一群围着田里稻草堆玩“躲猫猫”的孩童，正忙着你藏我找，乐乎着你追我赶，好不热闹。大概是玩累了，大家躺在草堆里不说话，齐刷刷盯着天上的月亮发愣。这时，不知是哪个发小起了动议，我们一起去小渠那边果园里摘橘子吃吧！说“摘”其实是幌子，需要我们悄悄爬过两道带刺的篱笆，而且听说橘子园主人家里还有一条十分凶恶的土狗。说干就干，我们五个发小轻易就得逞，饱食了一顿秋月下的“橘子宴”，然后在一起拉勾勾“天知地知、你知我知，谁说谁王八蛋”之后，心满意足各自回家。

我觉得我比发小们聪明，转身去了奶奶家。哪知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回哪都可以，我们并没有消除自己身上的橘子气味。可想而知，我轻而易举就被奶奶识破了真相。我几分狡辩，奶奶终究被我说得服了软下来，

免了我一餐“竹扫把条”。可我神算还是差了一步，始终没能躲过父亲这一关。第二天，父亲把我叫住，没有等我站稳，一记耳光就把我从客厅扇到了屋外。我识趣地跪在搓衣板上，主动承认错误，苦求父亲能够原谅，并保证此生永远不偷、不抢、不扒。说来奇怪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和父亲谈尊严，也压根儿不知道“责罚”这个词语，只是心里暗自理亏。父亲从来不打我，这次竟然动了手，那就说明这个事的原则性非同小可，我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。到今天，我仍然记得父亲当时告诫我的一句话：“小时偷根针，长大成贼精。”无论是在工作上，还是为人处世上，我都遵循着父亲当时让我立下的誓言。

除了挨打，似乎在我小时候，记得非常非常深刻的另外一件事，却是同样犯了错而没有挨打。因为父亲是木匠的原因，我从小就闻惯了墨汁的香味，经常会拿小木条蘸点父亲墨斗里的墨汁随处涂画。我应该是十岁的样子，父亲那年赚了钱回来，把家里两间房粉刷新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心血来潮，童心大发，拿起笔就在我房间墙壁上画起了武松打虎，大功告成才发觉这祸又是铁定闯成，看来一顿“记忆教育”是在劫难逃。没承想，父亲看过之后，大夸画得好，尤其是“武松打虎”这四个毛笔字写得更好。多年之后，我还敢在书友面前班门弄斧，得益于父亲那回没有抹杀我的童真。我问过父亲，我把家里墙壁画坏了，你怎么没有打骂我？父亲说，其实那时气得我是真的想揍你，可你当时确实喜欢看书，兴致来了的时候还动笔写一写画一画，我寻思着万一将来你真练成了作家书法家呢？我吃了太多没有文化的亏，不能让你也不学

那么，这些被移栽的花和树，日久天长，会念及自己的故乡吗？

一定会的。你没看见，它们来的时候，根上都紧紧地环抱一大团故乡的泥土！

人生如树，何时被移栽，移栽到何处，都有不可预测的因缘。不管如何，没有谁能阻止你扎根此时脚下的土壤，奋力成长，开枝散叶。最好莫过于，开出几枝值得欣赏的人生之花，结下几串值得品味的生命之果来。

也或，穷极一生的力量，并没有成为林中佳木，花中贵族，那又如何？可以学习脚下卑微无边的大地，不因践踏而感觉委屈，不因沉埋而失去生机。即便所有人都看不见你，也请你别忘记，保持对蓝天、对阳光、对繁花，仰望的姿势！

愿生命之树常青，是种在人们心田里最普遍的美好。可我们知道，生命终归要如枯叶凋零。当它从枝头飘落，最后的心思，恐怕是落地之时，离自己的根，近点，近点，再近点……

时光的脚步即将迈入崭新的日历里，回眸渐行渐远的2019，曾经的有关喜怒哀乐忧的思绪，酸甜苦辣咸的故事，有多少会遗失在旧光阴里，不得而知。但我总是相信，种在故土的一棵树的心思，不会淡忘于如水的岁月，相反，随年轮的增长，会日趋明朗而强烈！

过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买年货是过年的重要内容。经历过票证年代的人们不会忘记，年货得提前买，年三十才行动，为之晚矣。每到年边，举目望去，满街提着年货的百姓，成了那个年代独特的“风景”。那是那年那月发生在城里的故事。现在好了，超市里年货琳琅满目，再看不到提前排队买年货的场景了。斯时，在脑海里搜索记忆，与年货有关的往事涌上我心头。

1976年9月，我和四弟结伴从刘三姐故里广西宜州到湖南老家，在衡南县洲市公社幸福大队顺利生产队当知青。这年，我18岁、四弟16岁。转眼到了这年年底，从小生活在爸妈身边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懵里懵懂成了1700多万知青的一员、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头一回自己过年，不知怎样过的。老家那时还没通电，躺在黑古隆冬的祖屋用稻草垫的床铺，我鼻子酸溜溜的、眼睛潮潮的。

娘亲舅大，还好舅舅家同在洲市公社，同心大队距幸福大队，只有七八里蜿蜒的石板路。大年三十前一天，传来敲门声，开门一看：手里拎着东西踏雪而来的舅舅乐呵呵地说：“外甥，明天过年了，舅舅给你们送年货来了。”注目一看，年货是炒得黄黄的红薯片。斯时斯刻，边嚼着红薯片，我们边接受舅舅的邀请：到舅舅家过年。走在被雪掩盖的石板路上，朝着舅舅家走去，我俩心里暖暖的。

在舅舅家过完年，善良的舅娘，除了红薯片，还送给我们炒豆，说：“乡里不像城里，过年只有这样的年货，不晓得外甥喜不喜欢？”这样的年货，放在今天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，家中小孩谈不上喜欢。时光回到四十四年前，在我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这样的年货，给我俩的安慰和鼓励，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。

经历是财富，当知青有种种不容易，锻炼人的意志、学会生存之道，是不争的事实。1978年，当了两年知青，我俩不但学会些农活，还学会做红薯片。红薯片好吃，做亦不难，首先把红薯洗干净，一锅煮熟，放木桶或木盒捣烂，刮在稻草上或门板上晒干即成，有芝麻在上面撒上些许，当然更好。除学会做红薯片，出工之余，捉泥鳅、逮黄鳝，成了我俩的“业余爱好”。那时，田里泥鳅、黄鳝不少，收获颇丰时，我俩用谷壳把一时吃不完的泥鳅、黄鳝烘干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1978春节姗姗而来，我俩计划回宜州过年，说起来挺寒酸的：在生产队出一天工，甲等劳力是十个工分，值两角钱，我出一天工是七个工分，四弟出一天工是六个工分，我俩出一天工，加起来就两角多钱。因此，当了两年知青，我俩除了有吃粮食到生产队保管室挑谷碾成米的“好处”，从未得过“工资”，回宜州过年的路费是爸妈寄给我俩的，国家体恤知青，工龄从当知青算起，这是后话。

有钱没钱照样过年，再穷不能穷过年，这是我俩当知青听到的俚语。入乡随俗，在老家农村锻炼了两年，滚一身泥巴，炼一腔乡情，日子虽然过得捉襟见肘，回宜州过年，同学登门，总得拿点“衡阳土产”招待同学。回家过年，总不能四手空空，总要拿些“年货”晋见爸妈。想法是好的，办法是想出来的，除红薯片、豆子之类，“以备不时之需”烘成“腊鱼”的泥鳅、黄鳝，是不错的“年货”。

回到宜州，回到爸妈身边，爸妈满脸笑容。他们问及“当知青苦不苦”时，为了不让爸妈操心，“懂事”的我俩报喜不报忧，说，除了没“工资”，其他还算可以。喝着小酒、嚼着我俩带回来的“腊鱼”，爸笑咪咪地说：“没‘工资’没关系，明年回宜州过年，路费仍由我和你妈提供，回家带些这样年货，就很不错哦！”